

[清] 陈明 著

雪月梅

温清来 点校

自序

昔太史公游历名山大川，而胸次眼界豁开异境。《史记》一篇，疏荡洒落，足以凌轹百代，乃知古人文章皆从阅历中出。予也自惭孤陋，见闻不广。及长，北历燕、齐，南踰闽、粤，游览所经，悉入编记，觉与未出井闭时少有差别。今已年过杖乡，精力渐减，犹幸麓中敝裘可以御寒，囿中脱粟可以疗饥，日常无事事，曳杖山乡，与村童圃叟或垂钓溪边，或清谈树下，午间归来，麦饭菜羹，与山妻稚子欣然一饱，便觉愈于食禄千钟者矣。惟念立言居不朽之一，生平才识短浅，未得窥古人堂奥。然秋虫春鸟亦各应时而鸣，予虽不克如名贤著述，亦乌能尸居澄观噤不发一语乎？因欲手辑一书，作劝惩之道。以故风窗雨夕，与古人数辈作缘，心有所得，拈笔记之，陆续成篇，虽非角胜争奇，亦自具一丘一壑。龙门之笔，邈乎尚矣，兹不过与稗官野史聊供把玩。良友过读，复为校正，付之剞劂，以公同好，既以自娱，亦可以娱人云尔。

乾隆乙未仲春花朝，镜湖逸叟自序于古钧阳之松月山房。

雪月梅读法

太史公云：《诗》三百，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作也。经传且然，何况稗官野史。作此书者，想其胸中，别有许多经济，勃不可遏，定要发泄出来。

凡小说俱有习套，是书却脱尽小说习套，又文雅，又雄浑。不可不知。

凡作书者必有缘故，《雪月梅》却无缘故。细细看去，是他心间无事，适遇笔精墨良，信手拈出古人一、二事，缀成一部奇书，

故绝无关系语。

《雪月梅》是有缘故者，见人不信神佛，便说许多报应；见人不信鬼怪，便说许多奇异，真是一片救世婆心。不可不知。

此书看他写豪杰是豪杰身分，写道学是道学身分，写儒生是儒生身分，写强盗是强盗身分。各极其妙。作书者胸中苟无成竹，顺笔写去，必无好文字出来。是书不知经几筹画而后成。读者走马看花读去，便是罪过。

作书者胸中要有成竹，若必要打算筹画而后成，苦莫甚焉，又何乐乎为书？《雪月梅》却是顺笔写去，而中间结构处，人自不可及。

不通世务人做不得书。此书看他于大头段、大关口处，纯是阅历中得来，真是第一通人。

是书随便送一礼，设一席，家常事务细微处，无不周到，纯是细心，粗浮人何处着想。

《雪月梅》有大学问，诸子百家、九流三教，无不供其驱使。

《雪月梅》写诸女子无不各极其妙。雪姐纯是温柔，月娥便有大家风味，小梅纯是一派仙气，华秋英英雄，苏玉馨娇媚。有许多写法，不知何处得来。

岑秀是第一人物，文武全才，智勇兼备，如桂林一枝，荆山片玉，又朴实，又阔大，又忠厚，又儒雅，精灵细腻，真是绝世无双。

蒋士奇是第一人物，武勇绝伦，自不必说；亲情友谊，寻不出一点破绽。

刘电是第一人物，纯是一片真心待人，又有大家气象。子美诗“将军不好武”，便是他一幅好画像。

殷勇便是中上人物，作者亦是极力写出，不知何故，看来总不如刘、蒋诸公。

华秋英是第一人物。历观诸书，有能诗赋者，有能武艺者，有绝色者，有胆智者，而华秋英则容貌才华、胆量武勇，无不臻于绝顶，当是古今第一奇女子。

有说《雪月梅》好者，有说《雪月梅》不好者，都不足与论。究竟他不知怎的是好，怎的是歹，不过在门外说瞎话耳。

有一等真正天资高、学问足，而评此书之好歹者，有两种亦不必与论。何也？一是目空四海，他说好歹是偏执己见、睥睨不屑之意；一是漫然阅过，却摸不着当时作者苦心。此两种人都不可令读《雪月梅》。

有一种假道学、村学究，谓用精神于无用之地，何必作此等闲书。试看其制艺诗赋有不及《雪月梅》万分之一者，真可付之一噓。

《雪月梅》有实事在内，细细读去，则知不是荒唐。

《雪月梅》文法是另开生面，别有蹊径，间有与前人同者，如造化生物，偶尔相似，不得为《雪月梅》病。

《雪月梅》有庄生之逸放，史迁之郁结，《离骚》之忧愤，《太玄》之奇诡，真是第一奇文。

乾隆乙未仲春上浣，月岩氏谨识于古许昌之松风草堂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岑秀才奉母避冤仇 何公子遇仙偕伉丽 (2)
- 第 二 回 拆姻缘仙姊失仙踪 病膏肓家人弄家鬼 (6)
- 第 三 回 小女郎生骗别家乡 老杀才冥责填沟壑 (10)
- 第 四 回 失胞亲访旧遇贤东 重世谊留宾报故友 (14)
- 第 五 回 携娇娃外室庆生辰 遇奸徒长江遭陷害 (18)
- 第 六 回 毒中毒强盗弄机关 诈里诈浪妇排圈套 (22)
- 第 七 回 施巧计蠢金夫着魔 设暗局俏佳人受骗 (26)
- 第 八 回 许雪姐侥幸全弱质 曹伟如得意逞豪华 (31)
- 第 九 回 无情棒妒妇肆凶威 送命绦娇姿瘞荒冢 (35)
- 第 十 回 戏娇姿众狂鬼欺孤 怜弱质老封君认女 (39)
- 第 十 一 回 遇萍踪英雄双结义 报凶信郎舅两伤心 (44)
- 第 十 二 回 金兰谊拜两姓先莹 儿女情托三桩后事 (48)
- 第 十 三 回 践冥约三姓喜奇逢 返香魂千秋称异事 (52)
- 第 十 四 回 回阳世义妹胜同胞 遇异乡贤东成至戚 (56)
- 第 十 五 回 试铁弓叔侄显英雄 解玉环刘苏结秦晋 (61)
- 第 十 六 回 扣禅关菩提三指觉 施武勇英杰两倾心 (66)
- 第 十 七 回 洒别泪征途重气谊 叙情肠绣阁惜分离 (71)
- 第 十 八 回 乍施威强徒齐授首 重聚义昆季共衔杯 (76)
- 第 十 九 回 廉县令因公留壮士 贤操江为国举英才 (81)
- 第 二 十 回 殷壮士立功辞叔婶 程察院破格重英雄 (85)
- 第 二 十 一 回 识英雄海疆当险要 遇弟妹湖畔诉衷情 (90)
- 第 二 十 二 回 识小妹征棹解离愁 得娇女慈帏添喜色 (95)

- 第二十三回 华秋英急智刺淫倭 何仙姊幻形救淑女 …… (100)
- 第二十四回 说兵机无心得佳偶 设险伏有志建奇功 …… (105)
- 第二十五回 喜聚首最苦别离多 望音书偏叹鳞鸿杳 …… (111)
- 第二十六回 报远信巧遇远归人 觅幽栖专拜幽居叟 …… (116)
- 第二十七回 老道学论交成水乳 小仙娃识相别贤愚 …… (121)
- 第二十八回 去炎威故里访亲知 纳清凉异乡逢骨肉 …… (126)
- 第二十九回 俏娇娃拜继老夫人 贤能妇管教呆公子 …… (131)
- 第三十回 真铁口五星断休咎 程操江一语解纷争 …… (137)
- 第三十一回 爱才华靦面许东床 感恩义真心虚左席 …… (143)
- 第三十二回 亲上亲才郎求月老 喜中喜表妹作新人 …… (148)
- 第三十三回 王进士挈家为县令 岑秀才奉旨作中书 …… (153)
- 第三十四回 报喜信呆叔认重亲 问病源慈帟失二竖 …… (158)
- 第三十五回 试奇文才子吐心胸 论往事英雄增气色 …… (163)
- 第三十六回 探亲知真心劝豪杰 谒相国要语授英才 …… (168)
- 第三十七回 试金殿犀管落珠玑 扰海疆倭寇为狼狽 …… (173)
- 第三十八回 重义气千里冒凶锋 救急难一身冲险隘 …… (178)
- 第三十九回 叙旧事岑母动慈怀 结新知刘生显神勇 …… (183)
- 第四十回 投针芥归路稟慈亲 作书函临歧荐壮士 …… (188)
- 第四十一回 红娘子得婿毕良姻 丑奴儿诉亲求说客 …… (193)
- 第四十二回 发仓廩宁海救饥民 纠丑类青山放响马 …… (199)
- 第四十三回 奉天旨县令擢城隍 设巧计夫人斩倭寇 …… (205)
- 第四十四回 贪美色狭路丧凶徒 重英豪平台试武士 …… (212)
- 第四十五回 重恩义客里寄双鱼 展雄威御前杀二虎 …… (218)
- 第四十六回 岑御史遣将救吴门 刘副总统兵诛海寇 …… (225)
- 第四十七回 现仙容一剑截魔头 奋神勇单骑擒积寇 …… (231)
- 第四十八回 天缘合仙姥指迷途 恶贯盈倭奴逢杀劫 …… (237)
- 第四十九回 渡残喘一剑化金桥 建奇功九重锡蟒玉 …… (243)
- 第五十回 佛菩提慈灵普救度 雪月梅封赠大团圆 …… (251)

雪月梅传

诗曰：

纷纷明季乱离过，正见天心洽太和。
盛世雍熙崇礼乐，万方宁谧戢干戈。
妇勤纺绩桑麻遍，男习诗书孝友多。
野老清闲无个事，拈毫编出太平歌。

词曰：

世事浑如棋局，此中黑白纷争。
只须一着错经营，便觉满盘输尽。
祸福惟人自召，祸淫福善分明。
劝君切莫使欺心，暗有鬼神鉴证。

第一回

岑秀才奉母避冤仇 何公子遇仙借伉俪

却说为人在世，荷天地之覆载，食国君之水土，赖父母之养育，受师傅之教诲，所以这天地君亲师的大恩，自当焚顶朝夕，必须刻刻存心，思所报答。凡为臣尽忠，为子尽孝，恤孤怜寡，济困扶危，一切善言善行，皆可少报天地君亲师的大德，庶几不愧此生；若见义不为，悠悠忽忽，随波逐流，混俗和光，岂不将此生虚度？况现在的富贵利达，皆是祖父的遗泽，若自身再加培植，则子孙之流泽更远；若妄作非为，损人利己，不但上剥祖父之元气，下削子孙之荫庇，则自身之灾祸，亦所难保。故太上云：祸福无门，惟人自召。佛经云：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；要知后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此乃必然之理。即圣贤的经传，亦无非教人以孝悌忠信之事，然此中愚夫愚妇难以解究。惟有因果之说，言者津津，听者有味。无论贤愚贵贱妇人女子，俱能通晓，可以感发善心，戒除恶念。今有一段奇文，于中千奇百怪，到头天理昭彰，报应丝毫不爽，一一说来，可以少助劝人为善之道；又见得天地之大，无奇不有，况情真事实，非比荒唐，请静听始末，不但可消闲排闷，且于身心大有裨益，即作一因果观之，亦无不可。

却说这段故事出在明朝嘉靖年间，有一秀士姓岑名秀，字玉峰，祖贯金陵建康人氏。祖父岑源道，官至九江太守，父亲岑如嵩，中过一榜，因病早亡，寡母何氏抚育成人。这岑公子年方弱冠，生得天姿俊雅，禀性温良，事母至孝，且笃行好学，十六岁上即游泮水，甚慰母心。更喜骑马试剑，熟习韬略，尝自谓：“大丈夫当文武兼备，岂可只效寻章摘句而已。”因此论文之暇，便以击剑骑射为乐。家中薄有田产，只老仆岑忠夫妇，二人相依度日。祖父任九江太守时，一清如水，宦囊萧条。彼时有一所属县令侯子杰，因贪赃枉法，诬良为盗，招解到府，被岑公审出实情，据实将该县详参。不料这侯子杰恃有内援，且与上台有情，反揭岑公得赃枉断。上司欲从中袒护，又恐难违公论，只得将那人重罪改轻，含糊结案。岑公见仕途危险，且禀性不合时宜，遂告病致仕。因此侯子杰记仇甚深，及岑公致仕后，又夤缘权要，不及二年，行取进京，历迁部郎。数年之间，出为江南巡按。因忆旧仇，于未到任之先，即暗差心腹来察探岑家动静，及闻岑公已故，公子早亡，只有公

孙在庠，孤儿寡妇，视同几肉，计图泄恨。及到任后，屡在各官面前诬说岑公当日勒他代赔官项银八百两，现有借券未偿，指望属官希其旨意起衅中伤。各官中有知其底里者，惟含糊答应而已。内有一府学教授徐元启，是岑秀的老师，平素最是相得。闻知此事即暗地通信与岑生，令其早为防备，莫至临时失措，并教他告游学远出，以避其锋。这岑公子亦常听母亲说及此事，不料如今正在他治下，又有代偿官项之言，势必借此起祸，孤儿寡妇何以支持？因与母亲商量，不如依老师之言，暂离乡井，远避凶锋，此为上策。思量惟有母舅何式玉，家居山东沂水县之尚义村，可以往就，欲奉母亲一同前往。岑夫人道：“自你父亲去世，你还幼小无知，你母舅又多年不通音信，近日不知作何光景。倘若事出意外，他乡外省何处存身？”岑秀道：“母亲不须远虑，儿已计及，即母舅处或有他故，囊中尚可支持，暂为赁寓他方，亦无不可。况这巡按官限期一满，就要离任，待他去后，便可回乡，母亲但请放心。”老仆岑忠亦道：“大相公所说甚是，况他是一个炎炎赫赫的巡按，要来寻起我们的事来，如何了得？太老爷在日，执法无私，不徇情面。相交甚少，虽有几个同年故旧，已冷淡多年，不相关切，倘有不虞之事，谁来照应？还是避他的为妙。”岑夫人道：“既如此，便依你们前往。自从你外祖父母去世，我也时常记念你母舅，几番要打发你前去探望，因为你年幼。今趁此前往，得与你母舅一会，也慰了我夙愿。”当下商量停妥，即递了一张告游学的呈子，一面将家中一切托与岑忠照管，母子收拾细软，带了老仆妇梅氏，即日雇就船只。岑秀只有一个亲姑娘嫁与本地郑巡厅为妻，姑夫已故，单生一子，名叫郑瑛，已入黉门，为人朴实，却有些憨耍，惟与岑秀两表弟兄最相友爱，当日晚间，前往一别。次日五鼓，即开船前往山东进发。

且说这岑秀的母舅何式玉也是世家旧族，父亲由两榜做了一任刑厅，在江西任上，遂与岑家联姻；后来致仕回家，不幸与夫人相继去世。家业虽然不大，尚可温饱度日。这何式玉为人潇洒，疏放不羁，且生平好奇，素有胆气，年已二十有七，名列黉宫，因连丁两艰，尚未婚娶，每念胞姐远嫁金陵，姐夫已故，几欲往探，因为家下无人，迁延不果。又见仕途倾险，遂无进取之念，寻常惟与几个好友往还，无非以诗酒琴剑为乐。这一日，从平日最相知的通家世弟兄蒋士奇家赴席回来，时已薄暮，到得书斋，已觉微醉，呼小僮烹茶来吃了一杯，随宽衣解带，欲就安寝，忽觉背后似有行动之声，即回头看时，却见一素袂女郎在后，手掠鬓鸦，嫣然微笑。何生蓦然看见，大吃一惊，及细看时，生得美丽动人，光艳夺目。何生素有胆识，自思此女非狐

即鬼，因定一定神问道：“你是精，是鬼？请实说无妨。”女郎笑道：“请问郎君，妾如是鬼，郎君可畏惧否？”何生道：“人鬼虽殊，其情则一，倘情有所钟，生死以之，何惧之有？且请问小娘子姓名来历。”女郎笑道：“妾实告君：我非狐鬼，乃谪仙也。只因有过，暂谪尘凡，与郎有夙世之缘，故不避嫌疑俯就，若不见弃，且与郎君有益。”何生大喜道：“小娘子真神仙中人，今自屈来此，只恐我无福消受。纵然是鬼，亦当相恋，何况仙乎？”当时情兴勃然，随携手并肩，与之宽衣，只觉肌香肤滑，情荡神迷，互抱上床，极尽缱绻。何生从未入此温柔乡，而今真个销魂矣，因搂颈问其住居眷属。女郎道：“仙凡交接，大约要有夙缘，方能会合；若使无缘，断难相强。至于住居虽有，君亦难到，问欲何为？”何生道：“闻得亦有狐属之类，假托仙名，与人为祟者，是何缘故？”女郎道：“凡属精灵变幻感人，亦常有之事，不足为怪。大抵缘至而合，缘尽而散。即或其人夭折伤亡之处，原是其人命尽禄绝，并非若辈之祟。再或其人凶狂淫乱，故使若辈促其丧亡，如武三思辈，亦是数所使然。倘有人无故伤残若辈，自然也有报复之道。否则，与人交接，有益于人处甚多。若其人根基本来深固，福禄绵厚，则若辈更可益以厚福；若其福德浅薄，即与之因缘会合，亦不能强而益之。”何生道：“据仙姊说来，与小生固属有缘，但恐我无福以当，将来究竟何以结局？”女郎沉吟未答，似有歎歎叹息之意，良久乃言：“郎君此时情意虽好，其中修短有数，不能预定。所虑郎君福禄浅薄，恐有中变；然此时尚早，不必过计。”何生亦不复问，两个枕上欢娱，绸缪备至。初则宵来昼去，继而终日不离，僮仆辈亦无嫌避，皆以“仙娘”称之。后来朋友辈知道，凡请见者，惊心夺目，无不以为神仙中人。亦有固请一见而终不与见者，何生亦不能强；惟世交蒋士奇到来，便十分敬重，教何生款待尽礼，常说他是端人正士，后来功名富贵未可限量。至于操作井臼、女红中馈之事，无不尽美，真同伉俪，恩爱异常。两月之间，腹已有妊，年余即产一女，何生甚喜，遂无他娶之念。仙姊亦云：“郎君若能矢志不移，尚当为郎图一后嗣。”何生亦喜而唯唯。

大凡人生在世，富贵穷通、寿夭鰥孤，俱有定数，非人可能逆料。假若何生矢志不移，与这仙姊始终偕好，生子续嗣，岂不完美？总因少年情性，初时得此丽人，便如获至宝；迨后习以为常，便觉司空见惯，又兼有三朋四友，口舌啾啾。有的道：“你是个名门旧族，岂可不选门当户对，正经婚娶？乃与一妖异为偶，岂不被人笑话？”有的说：“她虽然美好，终不知她来历，日后恐难保始终。”有的说：“纵然与你生育子女，到大来，人知道是妖异所生，谁

肯与你联姻婚配？”似此众口叻叻，言三语四，把一个何生弄得没了主意。这日因与心腹世交蒋士奇商及此事，要他定个主见。这蒋士奇是个豪迈之士，见他问及，便道：“情之所钟，固不能忘，但夫妇为人伦之始，原不可苟。如今当正娶一房为嫡，她果是仙流，必不见妒。如此则情义两尽。”何生听了，只是点头，自此遂有另娶之念。这仙姊亦早知其意，只做不知，听其动作而已。

却说何生有一族叔何成，年将望六。一生不务正业，惟以嫖赌为事，以致家业荡然。目前又无儿女，只夫妻两口度日。何生的父亲在日，亦常常周济与他。无如到手即空，难填欲壑；及到何生手里，虽不能如先人看顾，斗米束薪亦屡屡照拂。自何生有了仙姊，他从不能一见，心中愧恨。如今知道何生有人劝他婚娶，这日走来说起：“城中黄员外家有一女儿，生得如花似玉，年才二九，女工针指无一不精，又是独养女儿，妆奁甚是丰厚。这头亲事我知详细，不可错过。”何生因知他是个荒唐的人，难以凭信，因随口应道：“承叔父好意，但婚姻大事，尚容打听明白，再烦叔父为媒。”当日就留何成酒饭而去。次日何生因往相好处探访这头姻事，果与何成所说不差。因思若即请他作媒，恐又生出别故，不若竟烦蒋兄为媒，万无一失。当时主意已定，即央请蒋士奇作伐。那黄员外与蒋士奇又是相好，知何生是世族人家，且人物风雅，便已应许，选日行聘，择吉婚娶。诸事已备，直到行聘前一日，何生归家，对着仙姊欲言不语，自觉抱惭。欲待不说，事已成就；欲待说出，又恐见怪。正是：只因自不坚情意，莫怪人多说是非。究竟不知何生如何说出，仙姊果否允从。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拆姻缘仙姊失仙踪 病膏肓家人弄家鬼

却说何生将复娶的事，婉曲告诉仙姊，备言不得已的缘故。仙姊笑道：“这事我已尽知。从前原曾说过，数皆天定，不可预期。今郎既已另娶，正宜燕尔新婚。我若在此，恐新人疑忌，难以相安。”因将怀中女儿乳哺一饱，递与何生道：“这是你一点骨血，转嘱新人善为抚育，便如妾在一般。”言毕，抽身便走。何生一把拉住道：“仙姊意欲何往？”仙姊道：“缘至而聚，缘尽而散。我早已言过，何必再问？”遂绝裾而去，转瞬间形迹已杳。何生怀抱此女，若失魂魄，半晌方能移步。回到房中，看见遗簪剩珥，芳馥犹存，倍增惨切。但事已至此，悔亦无及，因着家僮即雇觅乳母抚育此女。况明日又是行聘吉期，诸事匆冗，幸有蒋生常在这边，事事照料。这何成因为不要他做媒，心中大不快活。因想日常还要仰赖些柴米度日，不敢使气，只得前来帮忙。到了次日，行聘过去，那边也有回盘礼数，不必细说，择定第三日迎娶。到第二日，女家即发妆奁过门。到了迎娶这日，自有许多亲友邻里到来贺喜，午间亲迎花轿到门。拜堂合卺已毕，款待亲邻。席散之后，回房细看新人，虽不及仙姊的容光美丽，亦有几分姿色动人。一宵佳景不表。这黄小姐亦知有奇遇之事，因向何生问其始末，何生一一细述：“如今现生一女，已有三周，取名小梅。”随呼奶娘抱来观看，却生得粉妆玉琢，酷肖其母。黄氏虽抚弄了一回，心中暗想，这终究是个怪种，大来谅无好处。随递与奶娘，略不经意。

这何生自娶黄氏之后，看其形容动止，不及仙姊远甚，又见她不亲爱小梅，未免心中郁郁。且常常思想仙姊的风流蕴藉、动止随心，便象出神的一般。黄氏初时不大理会，后来见他光景，知他想念仙姊，因将言语盘诘。何生未免把衷曲吐露。黄氏大不快意道：“你既如此贪恋妖妇，又何必另娶我来，不如找寻着她，同她一处去了的好。”何生虽不回答，心中更觉不悦。这黄氏每日妖精长、妖精短的话噪，小梅抱在面前也全不睬觑。一日晚间，夫妻两个正在房中絮聒，黄氏道：“我从不曾听见有仙人肯与凡人成亲的。她不过是个妖孽，你却念念不忘。幸亏她去得早，若在身边，只怕连性命也要送在她手里了。如今留下这个妖种，恐怕大来还是个祸根哩。”何生尚未回答，只听得黄氏哎呀一声，几乎跌倒在地，端的是被人脸上打了一掌，分明听得有人

说道：“我奉娘娘法旨，在此察听。你这贱婢甚是不贤，我娘娘与你并无嫌隙，你何故屡屡恶言伤犯？小姐虽非你养，也是何郎一点骨血，你视同膜外，全无一些恩义，情实可恶！以后好好照管我小姐便罢，倘生歹心，教你性命不保！”黄氏明明听得对面说话，眼中却不见形影。何生亦大骇异，正欲动问，已觉杳然。黄氏脸上被这一掌打得红肿了半边，吓得魂魄俱失，半晌不能言语。何生过意不去，将她搂在怀中，再三抚慰。自此以后，黄氏再不敢提起“妖精”二字，女儿虽不十分看顾，亦不敢以阴毒相加。荏苒流光，不觉又过了数载，谁知何生命中无子，黄氏也竟无喜信。小梅已是九岁，聪慧过人，四五岁上父亲教他读书写字，过目了然；女红针指之类，一看即会，有如夙习。何生珍爱过于掌珠。更有一桩奇异：凡与何生往来亲友，一见面就知他的贤愚贵贱、寿夭穷通，屡屡向父亲指说某人可以亲近，某人只宜疏远；且常愁父亲寿数不永，并乏后嗣，母亲又不得见面，时时暗中零涕不已。

却说人生修短，自有定数。这何生到三十六岁上，忽然抱病，日渐沉重，延医服药，总不见效。这小梅天性孝顺，十来岁的女儿，竟与大人无异。见父亲病重，日夜服侍，衣不解带。黄员外夫妇也来看望。朋友中惟蒋士奇无日不至。请来各处名医调治，吃下药去，如石投水，毫无功效，淹缠枕席，两月有余，惟小梅日夜饮泣，不离左右。何生恹恹一息，自知病入膏肓，谅难医治，思想此身不曾做得一些事业，又与仙姊半途分拆，未能接续宗嗣，只有胞姊一人，又远绝音耗，族中又无可托之人，黄氏少年无出，谅不能守，女儿伶仃孤苦，依傍无人。想到此处，肝肠寸断，一手捏住小梅，哽咽不能出声，半晌说得一句“苦了我儿了”，长叹一声，便淹然而逝。小梅哭得昏晕在地。黄氏也号哭了一场，便收泪料理衣衾等事。此时何成因见侄子病重，也日日在此相帮照料，幸喜棺木是蒋士奇早已为他备就，不致临时慌促。这何成早有覬觐之心，今见侄子已死，黄氏年少，家中无主，他就乔当家起来，事事专主而行。黄员外夫妇自女婿病时，常来看望，后来见病势沉重，黄媪就在此住下，帮女儿照管。今见女婿已死，家中无人，又见这何成事事专主，素知他是个无行之人，谅来没有出豁，暗与女儿商量：“你青春年少，又无子息，守亦无益，不如早为之计。”黄氏亦早怀别抱琵琶的念头，听了母亲的说话，恨不得即时改嫁，只为生人耳目难掩，且挨过断七再作理会，因暗将细软之物陆续运回。小梅纵然眼见，亦不敢作声。这何成已看在眼里，肚内寻思：我的老婆儿又是个病废之人，不能前来照管，倘黄家母女将财物细软席卷去了，我又无稽查，岂不是“糟鼻子不吃酒——枉担着虚名”了？此时正在热丧，难

以开口，又不能捉她破绽，只得隐忍不言。挨到首七，就便开吊，素常往来的亲朋邻里都来吊唁，少不得做些佛事，并款待亲邻。过了三七，就择日出殡，葬在祖塋，诸事草草完结。惟小梅日夜哭泣，甚是狼狈，孑然孤弱，痛痒谁关。

时光迅驶，已至断七。这日，黄员外备了桌席，到来烧纸，何成就将他留下。坐谈间，何成就开口道：“我侄儿不幸身亡，又无子息。侄妇正在青春，相守亦非常计。如今遗下这个女儿，到大来虽是别家之人，也还要与她留个地步，不知亲家意下如何？”黄员外未及回答，这黄媪早从里边出来说道：“亲家说得甚是有理，我女儿年少，又不曾生育，纵要守节，亦无倚靠的人。方才你老人家所说，要与你孙女留个地步，倒象我们有什么欺心的意思。但是我家陪嫁妆奁，仍当取去，其余是何家的物件，一些不动。你老人家点收明白，好与你孙女作地步，你两老口也好相依过日，岂不两便？”何成道：“这话虽如此说，但里边的箱笼物件，不是我老拙多心，须要检点个明白，是你们陪嫁之物，听凭取去，其余丝毫不得拿动，俱要留与这侄孙女过活的。”黄媪笑道：“说得极是，如今就请进去检点检点，大家释疑。”当下何成进去点看，也知细软早已运去，却没有对证稽查，难以争执，看来不过剩得些寻常首饰、散碎银两并衣穿等件。看罢，只说得一声：“我家侄儿难道只留下这点东西不成？”黄氏便接声道：“你侄儿本无遗积，自从病起至今，这请医服药、衣衾棺椁、开丧发殡、待人请客，也不知用去了多少银钱，这都是你老人家亲眼看见，难道是假的？”黄媪又接口道：“你老人家不信，连我女儿的箱子都打开来看一看，省得疑心。”何成明知看亦无益，便随口道：“这也不必。”此时在何成的意思，不若教他今日就搬了出去，省得另日又多一番周折。这黄员外亦有此意，却一时不好出口，倒是黄媪说道：“今日既已说明，省得你另日又要过目，不如就搬了出去，倒觉两便。”何成听说，正中心怀，便道：“亲母说得甚是爽利，倒是这般的好。”当下就吩咐黄宅带来的家人，将应搬之物尽行搬去，晚间叫了两乘小轿到来，黄氏不免向灵前号哭了几声，又在头上拔下两根簪子，递与小梅做个纪念。此时小梅如天打雷惊一般，哑口无言，只是悲泣。黄氏遂拜辞何成，同黄媪上轿去了，黄员外亦作别归家。这黄氏后来再醮了个浮浪子弟，把妆奁所有弄得罄尽，呕气而亡，自不必说。

却说这何成自黄氏搬去，就如拔了眼中钉，甚是快活。次日就把他病老婆儿搬来同住，将房中所有，尽行搜检在身边，把些言语哄骗小梅。这小梅虽然年幼，心中却十分明白，但事势如此，亦无可如何，常对镜看见自己目

前气色不利，暗自悲泣而已。这何成手头有了些东西，旧时毛病复发，不是去续旧娼，便是去寻熟赌。你想这有限的东西，如何禁得他挥洒，及银钱用尽，便将首饰衣服变卖，后来连家伙什物也渐渐变卖尽了，就思量要变卖地土。原来何氏所遗地土不及两顷，先将契券质银嫖赌，后来就找卖与人，本来值十两一亩的地，不过卖得个七折银钱到手，仍在赌场妓馆中撒漫而去。日往月来，不觉又是三个年头，将家中所有弄了个罄尽。此时小梅年已十三，看见这般光景，虽在何成面前劝过多次，犹如耳边风，全不理帐。又不及半年，把房屋也变卖了，另租了一间小屋搬去居住，这病老婆又死了，买棺盛殓之外，一无所有。再过两个月，看看弄得衣食不周，就思量到小梅身上来了。正是：饱暖不禁淫念起，饥寒便觉盗心萌。不知何成如何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三回

小女郎生骗别家乡 老杀才冥责填沟壑

却说这小梅见何成这般光景，忍气吞声，苦楚万状。何成见小梅哭泣，自己觉得惭愧，因思不如把与人家做了养媳，离了眼睛，倒也清静。又想富户人家是不要养媳的，若把与穷人小家，又无些指望；不若卖与大户人家，做了婢妾，倒还有些道路。主意已定，就托人打听。适逢其会，有一个浙江王孝廉进京会试，中了进士回来，打从山东经过，因家中有个女儿，留心要买一个伶俐丫鬟服侍。这沂水县知县是他举人同年至交，因便道来拜，就留在宾馆中住下。因主人有了买丫头的口风，他跟随的家人都已知道。这王进士意中，以为山东地方虽有卖的丫头，但恐没有清秀人物，欲往苏、扬州去买，以此不十分在意。这日往县中赴席回馆，天已傍晚，他老家人禀说：“有个姓何的，他有个侄孙女，因不能度日，情愿将她出卖，说道人物生得甚好。”王进士道：“明日且叫她来，我看一看再说。”家人答应，就与何成说知。这何成于路就想了个诡计，到家哄骗小梅说道：“过两日就是清明节了，你该收拾收拾到你父亲坟上烧张纸，也是你一点孝心。明日又是观音庵妇女们胜会，我与你顺便同去随喜随喜，那里都有素斋款待的，你早些起来梳洗。”小梅道：“爹爹坟上理应去烧纸，观音会上我是不去的。”何成道：“你不知这观音庵菩萨最灵，又且好个去处。烧香的妇女们不知有多少，哪一个不去祈祷，真真有求必应。你也去祈祷祈祷，自身消灾延寿也好。”小梅只是不应。一宿无话。当晚何成已想到这妮子一去，必然相中，拼着出脱一乘轿钱，抬了她去，省得叫她走路作难。算计定了，次日一早就去叫了一乘小轿到来，逼着小梅梳洗，又叫她穿件青布衣服，罩了旧孝衫，只说先到坟上烧纸，骗得小梅上时，这轿夫已是何成与他说明白的，一直竟抬到客馆前歇下。何成便去与那老家人说知，进去通报，正值王进士在厅前闲步，见说是领丫头来相看的，就吩咐着她进来。家人传出，这何成就叫小梅出轿。小梅看时，并不是什么观音庵，倒象个大户人家的宅第，又见何成与那管家模样的人在那里鬼头贼脑的说话，心中早已知道不好，便对何成道：“这是什么去处？叫我到来作什么？”何成此际谅难再瞒，只得实说道：“这是王老爷的宾馆。他家有个小姐，要你去做个陪伴的人，一生吃着不尽，省得在家忍饥受饿。不是我忍心相弃，实

是过活不来，恐怕苦坏了你，故此寻这个好去处安顿你，是我一片好心。”一面说着，一面就拉她进去。这小梅到此，竟气得面色蜡黄，牙缝里半个字也进不出来。到得厅前，王进士一见，心中甚喜，遂吩咐家人问他要多少身价。何成就对他老家人道：“我也是名器人家，只因穷苦难度，不得已将她出卖，只要老爷另眼抬举，就是她的造化，小老也得放心。烦你老人家在老爷面前帮衬帮衬，若得五十两银子也就够我的结果了。”老人家替他回了这话，王进士笑道：“这十来岁的女子，哪里就值这许多银子？念他是个穷苦之人，给他二十两银子，多了不要。”这何成又再三诉苦求添，方应许了三十两银子。原来何成已预先约下官媒，写就了身契，当时只填了银数，押了花押，人价两相交割。此时小梅知是骗她出来卖身，已经成交，又恼又苦，放声大哭，昏晕在地。那何成已是得了银子，开发媒人、轿夫一直去了。王进士见小梅哭倒在地，即叫老家人王朴慢慢扶她起来。王朴道：“你如今落了好处，不要啼哭了。我家老爷、夫人、小姐做人都是最好的。你到府中，决不难为你，包管受用不尽，省得跟着他忍饥受饿的过日子。”王进士也见她象个小家模样，因问道：“你家中还有何人？祖父在日作何生理？”小梅见问，带哭说道：“我的祖父也是做官的，父亲是个秀才。”遂将家事一一诉说了一遍。王进士道：“据你说来，也是个旧家子女，我自然另眼看待你。你那叔祖既是个无行之人，跟着他终无好处，幸喜卖在我家，倘把你卖到个不尴尬的去处，又当如何？你从此放心，再不要啼哭了。”小梅听了这番言语，又看见王进士面貌是个仁厚的人，才住了哭声。王进士又吩咐老家人与她做些衣服添换。不日辞了沂水县令，就安顿小梅坐在行李车上，起身回家。

原来这王进士讳翼，表字云翔，祖贯浙江湖州府德清县人，家在碧浪湖村居住，离府不远，是个极清幽的去处。夫人华氏，原是江南旧家，因父亲任湖郡别驾时，与王家对下这门亲事。夫妻同庚，四十只生一女，小字月娥，年方十四，生得姿容秀媚，聪慧过人，夫妻甚是钟爱，家中虽非巨富，却也丰实有余，此番中了进士回来，却是富贵两全的了。这且按下。

却说何成得了这宗身价，回到家中，觉得孤凄冷落，不免再到赌场中热闹热闹。谁知赌运不好，又输去了几两，心中懊恨。这日还家，已是一更时分，开锁进门，到得里边上床就睡。转侧间，见一个青衣人手持铁索喝道：“娘娘叫拿你去回话！”不由分说，锁住项颈，牵了就走，脚不点地来到一个去处，但见松杉交翠，水绕山环，当中一条石子嵌成的道路。过了一座白石小桥，望见一所巍峨甲第，高耸云表。到得门首，只见一个长髯使者，喝叫